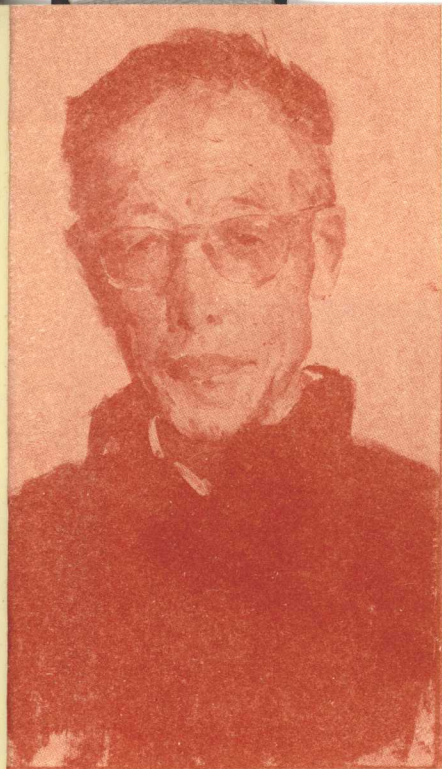


力
群
著



我的艺术生涯

北京文艺出版社



我的 艺术 生涯

力 群 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艺术生涯 / 力群 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7.5 (2009.6 重印)

ISBN 978-7-5378-1591-8

I. 我… II. 力 III. 力群 - 自传 IV.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0477 号

书 名	我的艺术生涯
著 者	力 群
责任编辑	李建华
封面设计	郝 兰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德胜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16.25
印 数	1501-2500 册
版 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太原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1591-8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初踏艺术路

如愿以偿	(1)
感谢郭乾德同学	(5)
惊心的“九·一八”之后	(8)
拿起木刻刀	(12)
参加“美联”	(18)

第二章 铁窗风味

在拘留所里	(20)
投入陆军监狱	(23)
在反省院里	(24)

第三章 走入社会

在上海谋生	(26)
和刘萍杜同居	(28)
回到太原	(33)
重返上海	(38)
于悲痛中为鲁迅画遗像	(42)

	到美商柯达公司作绘图员	(44)
第四章	抗日战争爆发	
	参加救亡演剧队	(48)
	来到安庆	(50)
	在武昌第三厅	(54)
第五章	参加抗敌演剧队	
	向“决死二纵队”进发	(59)
	路经西安	(60)
	渡过黄河	(61)
	病在大宁	(63)
	前线生活	(64)
	化装归里探母	(65)
	喜到延安	(66)
	到张村驿看萍杜	(68)
	可贵的创作激情	(69)
	短命的“民艺”	(70)
第六章	永远怀念的“鲁艺”生活	
	住进东山	(74)
	东山的教员生活	(75)
	我爱四部合唱	(78)
	我也是一名学生	(80)
	延安和窑洞	(82)
	我的学习和创作	(84)
	一个个展和联展	(89)
	参加中国共产党	(95)
	延安文艺座谈会暨“鲁艺”的新气象	(96)

	劳动生产	(101)
	游泳和跳舞	(103)
	抢救运动	(104)
	日本投降后	(105)
第七章	在晋绥边区	
	我的心愿	(107)
	走向新解放的河西灵石	(108)
	在和平的孝义农村	(116)
	回到兴县	(121)
	致力于《晋绥人民画报》	(124)
第八章	在崞县的土改浪潮中	
	到前砂城村	(129)
	在贫农黄小肉家	(130)
	在下大林抢耕抢种	(133)
	不良的抢麦风	(141)
	一块洋布不见了	(142)
	前砂城土改工作胜利结束	(146)
	“毛老虎”之死	(148)
	斗“仁义老财”的故事	(150)
	枪毙郗喜恒	(152)
	我在土改中的美术工作	(156)
第九章	投身于年画工作	
	创作《选举图》及其他	(158)
	在汾阳印年画	(159)
第十章	回乡过年，到北平探友	(161)
第十一章	参加全国文代大会	(165)

第十二章	喜进太原城	
	开辟新山西的美术工作	(171)
	去西安寻儿子	(174)
	在富家滩车站上	(180)
	参加老根据地访问团	(182)
	领导“三反五反”运动	(183)
第十三章	调到北京工作	
	在华北文联	(185)
	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	(188)
	到了愉快的新工作岗位	(191)
	拜会齐白石	(194)
第十四章	访问苏联	(196)
第十五章	反右·大跃进·再飞莫斯科	(214)
第十六章	到汾阳农村前后	(221)
第十七章	去宁夏整风整社	(224)
第十八章	腰斩的画展与无声的“画册”	
		(238)
第十九章	在孔子故乡搞四清	(243)
第二十章	巡视华北美术创作·调回山西工	
	作	(249)
第二十一章	十年浩劫	
	揪回北京	(253)
	回农村落户植树造林	(259)
	办木刻学习班	(265)
	我爱上陶瓷	(268)
	痛悼贤妻萍杜	(272)

	访绍兴鲁迅纪念馆·····	(277)
	“四人帮”覆灭·····	(281)
第二十二章	心怀喜悦重返太原 ·····	(284)
第二十三章	大西北之行	
	在伊犁河畔·····	(287)
	来到南疆·····	(292)
	回到乌鲁木齐·····	(294)
	参观敦煌古代壁画·····	(298)
	兰州、丙灵寺、麦积山·····	(299)
	在西安参观祖国的伟大文物·····	(301)
	看望石鲁同志·····	(303)
第二十四章	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	(306)
第二十五章	“版协”在黄山召开成立大会	
	·····	(311)
第二十六章	一次新的创作高潮 ·····	(314)
第二十七章	个展巡回东北	
	在北京展出·····	(321)
	在沈阳展出·····	(324)
	在长春展出·····	(326)
	在哈尔滨展出·····	(332)
第二十八章	初访花城 ·····	(339)
第二十九章	到湖南讲学 ·····	(344)
第三十章	大连·青岛行 ·····	(350)
第三十一章	参加庐山文联读书会 ·····	(355)
第三十二章	在故乡举行画展 ·····	(359)
第三十三章	桂林旅游 ·····	(362)

第三十四章	率领“老画家写生团”赴西南边陲	(365)
第三十五章	我的文学生涯	(377)
第三十六章	由我引起的一场文艺论战	(382)
第三十七章	我的版画在港台和国外	(409)
第三十八章	隆重的纪念	(422)
第三十九章	愉快幸福的 1992 年	
	特殊津贴和“人民艺术家”	(427)
	参加“老干部休养团”游江南	(430)
	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	(442)
	再访银川	(445)
	阳城之行	(447)
	《力群版画展》在日本	(451)
	盛大的庆贺会	(452)
	扶桑之行	(478)
	天伦之乐	(490)
后 记		(495)
附录：力群年表		(497)

第一章 初踏艺术路

如愿以偿

我经历了祖国的一个苦难、不幸、战斗和新生的伟大的历史时代，因此我的艺术生涯也不能不和祖国的坎坷多难的命运血肉相连。

我今年已 80 岁了，于 1931 年考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这一年就是我一生中艺术生涯的正式开始。我选择了美术作为终生的事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我自幼就喜欢画画，在高小时图画课总是一百分。有关绘画的事老师总是找我，例如给学校画彩色的人体解剖图，画彩色地图之类；有时图画老师还把朋友托他画的扇面让我画。

其实我的童年就是在绘画的环境中度过的，我的二祖父是一位农村画家，在我们家里，墙上挂着他画的梅、兰、竹、菊，在村庙的墙壁上有他画的《凤凰戏牡丹》。我在他的炕桌上还能看到

他作画用的藤黄、花青、胭脂、硃磬、赭石……等颜色。而且他还经常给我讲一些画家的故事，例如傅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从他口里知道的。还知道了有一种学画的书名之曰《芥子园画谱》。我的父亲是商人，他从山东也带回些字画挂在墙上。也许我之爱好美术正是由于童年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以及二祖父身教口传、潜移默化之功。

有一天高小的校长到太原，我托他买了一套久已向往的《芥子园画谱》，当他把书交到我手里时，我是多么的高兴。从此我就照着《芥子园画谱》学画，画花卉，画山水……。因而就有人向我求画了，把我当做了一个小画家。

我在小学读书时，老师就给我们讲日本人处心积虑想要吞并中国，而那时正是北洋军阀混战之际，什么吴佩孚啦，张作霖啦……他们一天到晚打内战，搞得中国不像个样子。我为此而难过。到了高小不久，就从老师口里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国共合作。听到北伐军打胜仗的好消息，心里很高兴。这些事虽和我学画无关，但总难免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引起悲欢。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儿童，总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强盛起来。说不定这些事也和我后来从事革命美术事业有关。

1927年我从灵石到太原，考入“太原成成中学”。

当时正是北伐失败之后，但其余波尚顽强地荡漾在太原街头。虽然阎锡山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但到处还能听到儿童在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有时也有工人游行示威。“拥护三民主义”的红蓝色标语涂满了墙壁，画家岱青画在墙壁上、布上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漫画和宣传画到处可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成成中学的图画教员名赵缵之，山西寿阳人，是一位留学日本学画的画家，他开始教我们画写生画，我感到既新颖又有趣。在

高小时上图画课总是先由老师照着画帖把动物用粉笔画在黑板上，让我们用铅笔临摹。有时画一只奔跑的兔，有时画一匹站立的马。当时见老师用的是 VENUS 牌的六 B 铅笔，我也托他在太原买了一支，很好用，觉得很神气。而今赵缵之老师要我们画写生画，于是就照着笔筒、水果……用心画。我画下的作品，受到了赵老师的称赞，也给我打一百分。

赵老师是一位很和善的人，一口寿阳口音，和我们谈话总是笑，大家都喜欢他。上图画课时也当场画同学的像，于是同学们都离开课桌围了一圈参观老师画人像。画完了大家面对肖像画哈哈大笑，说“画得真像”。

这样，我也就买了“速写本”开始学画人像了。有时候，赵老师也把他画的水彩画拿到课堂上来让我们欣赏，大都是他在太原郊外画的风景画，不论黄土漫天的小村庄，还是绿柳成荫的汾河岸，都使我神往。于是我也就买下水彩画用具，礼拜天到野外支起画架来学画水彩画。这样赵缵之老师就点燃了我作画的浓厚兴趣。

我和赵老师惯熟了，星期天就时常带上画跑到他的住处去请他指点。他当时住在太原第一师范的教员宿舍里，去了不但给我的铅笔速写画和水彩写生画提意见，而且还把他画的油画和他买的画片给我看，从他那里开始知道了西洋画的写实派，印象派，野兽派……并看到了毕加索早期的肖像画，尤其是看了米勒的《拾穗》和《牧羊女》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已经对美术着迷了。

除了经常见面的赵缵之作为我的美术老师外，还有一位不曾见面的美术老师，这就是丰子恺。如果说赵缵之是我作画技术上的导师，那么丰子恺就是我在美术知识上的启蒙老师。我当时在课余也如饥似渴地细读了他译著的《西洋画派十二讲》、《西洋名

画巡礼》、《西洋美术史》。而且第一次在《中学生》杂志上读到他对文艺复兴期的伟大画家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介绍和分析，得益非浅。我和这位久久仰慕的老师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才在武汉见了一面，那有着黑色长须、庄严如师长的形象使我难以忘怀。

在当时的中学里，非常重视主科，这就是语文、英文和数学，对于图画和音乐，成绩再好也没人看得起。而我却偏偏主课很不好，虽然自动留了一级还是跟不上。我那时很贪玩，乒乓球桌旁，网球场上都有我。可和我一起玩的同学，人家回到教室里读一阵就能背下功课来，而我却做不到，因为自己的记忆力不如人家。因此语文和英文背不下来，几何代数也演不出习题，老师叫上台，常常“爬黑板”。这样，我在学校里就被人家看不起，深深地感到了日子不好混，内心很痛苦。于是我就考虑专门去学美术。正好有个同学的哥哥在西湖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我就去信和他联系，想去投考。此人就是后来的美术史家阎丽川。

但这事是必须首先得到父亲的许可的。父亲原先也想让我走他的人生道路，做买卖当商人。但又想让我上学成大器，将来升官发财光祖耀宗。我给父亲去信说：

“我想来想去，还是投考美术学校的好，因为要想将来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一来我的主科不好，二来咱也没这方面的拉拔。倒不如学画有出路。梅兰芳凭唱戏还能名闻天下，锦衣美食；我将来就是靠卖字画也不愁养家糊口。”

总算得到父亲的同意，但他要我到北平投考美术学校，说用不着跑那么远去杭州。而我却一心想去西湖，一来西湖这个名胜之地太诱惑人了，二来又有阎丽川引路。因此我再三和父亲磨蹭，终于得到了胜利。当时我父亲正在山东滕县微山湖畔的夏镇盐店

里当经理，有能力供我上大学。

据我所知，当时著名的艺术学校有上海美专，大画家刘海粟为校长；还有上海新华艺专，大画家汪亚尘为教务长；南京有中央大学艺术系，大画家徐悲鸿在那里任教授。而我则终于考进了以林风眠为校长的国立杭州艺专，满足了自己的心愿。

感谢郭乾德同学

1931年暑假我没有毕业就告别了太原成成中学，和同学裴鸿昌、荀兆瑞到了北平，后又从北平南下路经父亲所在之山东滕县夏镇，略住数日后来到杭州投考艺专高中部。而这时正是大画家刘海粟、徐悲鸿在老《申报》广告栏用大号字骂架之际，刘骂徐是“艺术绅士”，徐骂刘是“艺术流氓”。可能这就是他俩结下深仇的原因。但谁是谁非却不是我等小子可以妄加评论的，然而我总觉得有“两败俱伤”之感。

我后来曾在一篇《忆西湖》的散文中写道：

“1931年夏，我以一个19岁的北国青年，怀着久慕江南的心情，来到渴望已久的西子湖边。看惯了童山荒野，乱石干河的北国风貌，而今面对如镜的湖面，碧绿的环山，以及荡漾在湖上的画船，点缀在绿波上的白鸥……怎能不使我为之陶醉。”

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然而，我来到西湖却正遇上帮助我投考的艺专同学阎丽川归晋省亲。他出发前曾给我来信，要我到校后去找一位名叫郭乾德的同学，他已把我考学的事委托给他了。

当我到了艺专，才知道不招考预科一年级新生，而只招收二

年级插班生，这个消息就如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怎么办呢？考一年级尚没把握，考二年级插班生岂不是难上加难吗？但我想，考就考吧，既来了就得硬着头皮碰碰运气了。

经郭乾德同学帮助，为了省钱，我住在岳坟西边的一个朱天庙里，这庙座落在山麓下，庙后是郁郁森森的树林，夜里，能听到猫头鹰在树林里呱呱地叫，也能听到湖上水鸟的夜鸣，更增添了几分幽寂和苍凉之感。庙里有一位老尼姑，同时也是房东，她供我饮水和生活用具。吃饭在岳坟前面的饭铺里，是包饭，吃得很满意。

庙前是一条通往灵隐寺的土质大道，我白天就沿着这条马路步行到校画石膏像。

当时的国立杭州艺专在孤山之下，平湖秋月之旁。原是一个犹太商人哈同的花园，所以湖上的船娘都把艺专叫“哈同花园”。前些年我曾旧地重游，虽楼阁依旧，而人事全非，怎能不有沧桑之感。

从朱天庙东行，一路上夏风拂面，垂柳依依，观赏清晨薄雾中的湖山，享湖中荷香鱼跃之乐，不一会就来到艺专教室之内，当时是假期，教室里空荡荡的，但早有郭乾德同学在等着我。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指导我用木炭条画素描，以糖馒头作橡皮使，并用筷子的一端系以金属小砣作垂直线以帮助观察石膏像的轮廓和部位；同时也用筷子作水平，衡量石膏像的彼此关系。我在太原成成中学则既没有学过木炭画，也没有采用过这些作画工具，一切都须从头学起。

有时画累了，我就到教室外的排球场走走。球场的旁边，在柳荫下有个小小的动物园，养着梅花鹿、老鹰和八哥，水池里养着鸳鸯、白鹅、鹈鹕和鱼鹰。在教室里作画就经常听到呷呷的鹅

鸣声。如果走近八哥的鸟笼，它就自言自语地说：“八哥讲话，八哥讲话。”

我在郭乾德同学的指导下，在这个教室内大约勤学苦练了一个多月的素描，在朱天庙里学画了水彩画、几何画……。

考试的日期终于到来，阎丽川同前来投考的赵之岳也从山西回校。据说只招收 20 名插班生，而前来投考的则有 100 多人。挂出榜来时，我竟考了个第九名，真高兴。但这是要大大感激郭乾德同学的。要没有他的帮助真不堪设想。

曾经参加过鲁迅先生举办的“木刻讲习会”的郑川谷（当时叫郑鍾琴，已故。），曾在兰州艺师任教的美学家洪毅然（当时名洪微厚），以及当代的电影名演员赵之岳就都是和我同时考上插班生的。

开学了，我同甘肃和山东的两位同学在西泠桥旁租了一间平房住在一起。甘肃的同学名高拱星，山东的同学名房士圣。他俩都是新考入高班的插班生。一来我们都是北方人，来到江南有如同乡；二来又都是“选科生”，不能住到学校宿舍去，只能跑校，所以住在一起了。他们在班上画油画，回来画国画。我虽然不画国画，但经常看他们画，对我也有影响，尤其是房士圣画荷花、画乌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对我晚年画起花鸟画来可能有点关系。由于房士圣和国画老师李苦禅都是山东高唐人，所以李老师也常到我们住处来。这样，我和李苦禅老师也就熟悉起来。他在班上也教我们国画，我曾画了一幅乞丐图，他为我题词鼓励。当时，我每天在班上主要是画石膏像，画荷马、画伏尔泰……。指导我们画素描的为方幹民老师，是留法学生，他性格文雅和善，不多讲话，但对我们的指导很认真。我曾见到过他画的油画，很有自己的风格，具有现代风。

然而，“跑校”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每天吃过早点，从西泠桥出发，经过西泠印社，楼外楼，广化寺，中山公园……，一边是孤山可爱的深绿，一边是湖上迷人的晨雾，我在柏油马路上观赏雾中的湖心亭、三潭映月…既好像在湖边游览，又好似在孤山下散步，很惬意地走到学校。那时校部在马路之南，而教室却在孤山山麓徐锡麟烈士墓侧。

开学后，我如饥似渴地埋头在艺术的学习中，当时，学校的艺术空气是崇尚西洋画的，因此我以最大的努力在教室里学习素描、在校外画水彩画。我爱西湖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在雨后的苏堤，初秋的孤山，晚霞辉耀的白堤，支起画架用水彩写生，陶醉在美丽的西湖风光中。

惊心的“九·一八”之后

然而，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有如一声巨雷，惊醒了我的艺术美梦。蒋介石未动一兵一卒竟将东北大好河山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学生们带着愤怒的心情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游行示威，进京请愿。祖国失地之痛和亡国之危，搞得我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来的是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十九路军的毅然抗日真够振奋人心。然而寒假中出现在我周围的很多在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学画的东北流亡学生，却让我从他们口里知道了蒋介石破坏十九路军抗日的真情，令人非常气愤。早些时候也听到蒋介石杀害到南京请愿学生的消息，据说有的学生在南京遭军警刺伤后又被扔进秦淮河里，而国民党的报纸上却说是“自行失足落水”。